



陳哲畫集

60回顧展

PAINTING

BY

CHEN CHE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60 YEARS



# 陳哲畫集

60回顧展

PAINTING  
BY

CHEN CHE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60 YEARS

展出日期

86年1月4日～2月2日

展出地點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3FA室

TECH. 1996.

## 市長序

在國內，嘉義向有「藝術家集中營」之美譽。六十多年前，林玉山大師在桃城默默耕耘，奠定了「嘉義畫都」的基礎；三十多年來，陳哲老師執教嘉義高中，更培育美術人才無數，如今出身嘉義的畫家遍佈海內外，繁花似錦，不能不歸功於這種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優秀傳統。

本市文化中心秉持「傳承國畫古風，創造嘉義新文化」的宗旨，三年來不斷邀請旅居各地的嘉義籍藝術家返鄉展出，傳揚嘉義子弟大開眼界、見賢思齊。前年開始創辦「桃城美匯」，提供桃城新秀大顯身手的園地以來，嘉義藝術水準頓時突飛猛進，頗有「藝術之都」的架勢。本市文化中心各項企劃和評審過程中，陳哲老師都全力支持，貢獻智慧，堅持「只問付出，不求獲得」的教育家情懷。本次由文化中心所策劃的「陳哲六十回顧展」是一個嶄新的開始，爾後定居本市的「中堅輩畫家」亦將陸續「接力上場」。「檣櫓強棒」，是全體市民的眼福。

至於此次個展之後，文化中心能再策劃更盛大的「陳哲師生美展」，讓「陳哲畫室」的輝煌成果具體呈現。位於延平街70號的「陳哲畫室」雖已老邁，但「室雅何須大」，況「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由於陳哲老師的擇善固執，以及眾弟子的卓越成就，「陳哲畫室」已然成為嘉義市珍貴的文化寶財。

茲逢先生六十四回顧展之際，感謝陳老師多年來在嘉義獻身教育、培育英才之貢獻，爰特誌數語以爲序。

市長 張文英

一九九七年一月雜誌 005

## 陳哲簡歷

- 1937 生於台灣省雲林縣斗六鎮。
- 1939 一月一日父親逝世。
- 1944 斗六鎮東國小，一年級作品入選台南州學生美展。
- 1946 遷居虎尾就讀鎮南國民學校（後改名為立仁國小）。
- 1950 就讀虎尾中學時第一次寫生，入選學生美展。
- 1956 與至友周正雄考上台灣師大藝術系。  
與李文謙認識成為至友。
- 1957 大一時第一張油畫 10F 白畫像入選系展，板畫佳作。  
“魚的組曲” 80M，入選台師展。  
師大美術系畢業，分發省立嘉義高中任教。
- 1962 與黃素玉結婚。
- 1963 長女慕真出生。
- 1964 次女慕玲出生。  
當選嘉義縣羽球協會副主任委員。
- 1966 擔任嘉義縣市羽球委員會總幹事。
- 1967 長男致仁出生。
- 1970 擔任全國羽球會裁判長。
- 1974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全省學生美展，屢獲大獎。  
獲全國美術教育特優教師獎。  
參加全國油畫學會，為原始會員。
- 1978 首次陳哲師生聯展於嘉義市。
- 1983 參觀日本美術館、畫廊。
- 1984 第二次赴日本參觀畫展（歐美現代畫展）。
- 1986 參加中韓交流展及當代美展。
- 1989 首次個展（台北市大家藝術中心）。
- 1990 獲全省資深教師獎。  
第二次個展（台北市高格畫廊）。
- 1992 陳哲師生聯展（台北市亞洲藝術中心）。  
第三次個展（台中市新展望畫廊）。
- 1993 第四次個展（台北市亞洲藝術中心）。  
嘉義市「蘭雅風情」特展評審。
- 1994 自省立嘉義高中退休。
- 1995 陳哲師生聯展（台中市現代藝術空間）。  
陳哲師生聯展（高雄名園藝術空間）。  
當選全國油畫學會幹事。擔任全國油畫展評審委員。
- 1996 第五次個展（高雄市名園藝術空間）。  
擔任嘉義市立文化中心申請展評審委員。  
擔任全國油畫展評審。
- 1997 陳哲六十回顧展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 隨緣

“所愛”不必是“所有”，“所有”必是緣的相繫。  
凡事來去不必強求，珍惜的是你的“所有”。  
創作不必只是我的最愛，也可以是恨，  
但它必是我心窩的產物。

## 自述

陳哲



民國28年元月家父逝世時，家母為我們恭照留念。

苗栗玉娘家庭園很大，種植不同花卉。



剛歲失怙，寡母帶我們三兄妹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二二八事變。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困苦，在幼小的心靈上，並未造成傷痕，雖然現實生活不好，精神生活卻很快樂。慈母在民初日本佔領台灣時曾受完整的現代教育，重視子女的精神生活，彌補現實的不足。我們兄妹一直都很快樂，痛苦的卻是慈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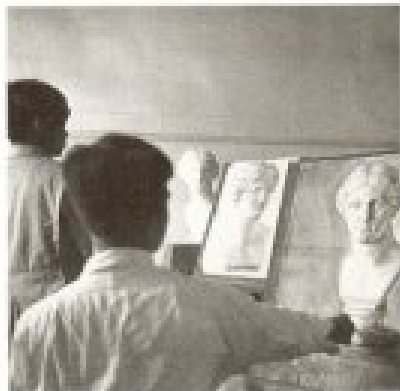
日本人非常重視美術教育，自小我喜歡塗鴉，國小一年級時，寫生一幅「黑罐子裡的蘋果」入選台南州的學生美展，老師就帶我去台南看畫展，被老師抱著擠火車，老師的體溫和心跳溫馨的感覺，永生難忘。當時只是大膽的亂塗，不知為什麼會入選，回憶中總有莫名的成就感。自小我就崇拜家兄陳誠的繪畫天份，所有親朋都不斷地讚美他，小學時他就會畫觀音媽、社君公讓家人參拜，他不但有天份，而且執著，決定當畫家，現在真的成了名畫家。

光復後政府遷台，學校的美勞課程變了樣，不斷地畫壁報，畫漫畫，作海報，內容都是反攻大陸、消滅美毛……。技法是中國黑線條，然後染色。中學時的美術老師徐啓元老師是大陸來的水墨畫家，中學的美術感染就是黑線條。這影響我很大，至今仍脫離不了喜愛黑線條、統一畫面的畫法。

原本讀理工科，虎尾中學的升學率不高，考不上大學，就得去做工。我身體瘦小，又怕社會無情的競爭，只好進大學，繼續讀書，家兄建議我考美術系。一下子改讀社會組，還要練習術科，壓力很重。我畫了三張石膏素描就去考，家兄看我的素描，笑我在畫國父遺像，沒有灰色，沒有筆觸，像畫照片（現在我常拿來刺激學生）。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考上師大美術系。

讀美術系的起步，非常艱苦，和我一起同棲畫學科考上師大美術系的至友周正謙，形同手足。術科都一樣陌生。當年住學生宿舍以高年級為優先，我們剛到台北，人地生疏，想找便宜又近學校的房子，絕不可能，只好住到景美山邊，每天通學，沒有公車，來回走路需花兩小時，中午沒地方去，只好留在畫室教室和來自屏東的李文謙一起練習素描。同學都叫我們三劍客，因為我們都留三分平頭，逃出都在一起。個子都瘦小，功課都不錯，應屆生又少，容易被取笑。

真正學到素描，是大三時去李石樵老師的畫室，座落在新生路的巷子裡，畫室的空間很大，地面都是木板鋪成，好像是日式的道館，內層放置很多李老師的作品，正面壁上掛著李老師的帶國第一名的農家樂油畫，下方則是老師作畫的地方。老師非常認真作畫，他重視過程，非常謹慎地起稿，色料很淡，但層次很多，有厚重的結實感，他從不草率下筆。他重視素描基礎，不喜歡一氣呵成的畫法。他嚐試過



大一時課餘練習素描。



台北大家藝術中心個展時，李石樵師生合照。



民國七十九年榮獲全省資優教師接受頒獎。





台北亞洲畫廊個展時，嘉義人林玉山教授、陳銀輝教授蒞臨指導



和青潔玉訂婚後攝於嘉義植物園。

很多畫風，我在那裡學時，他正研究立體派的畫法，每張作品，都經過好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他教素描要求嚴格，尤其是輪廓和空間感非精確不可。他幽默、慈祥，對創作非常執著自己的理想。他日畫一切，愛喝酒，配土豆。他不收學費，我們回鄉下時，都帶土豆上台北送老師。每週日，我們要輪流去擦地板，藉機會看老師作畫，也聽師母講老師的故事，師母非常好，大家都愛她。

畫和畫室是廖繼春老師的宿舍，很多學長住在那裡，空間不大，很雜亂，裡面的作品大多是學生的習作。廖老師的脾氣很好，任由學生創作，沒有統一的畫風，老師只有一張作品放在畫架上，老師會重視自己的作品，很久才下「關鍵筆」，他是智慧型的畫家，天才橫溢，他的創作都深蘊在肺腑裡，可以感受到他的震撼力，永遠學不到他的功力。我非常崇拜他，他總是斷斷文文，腦子裡不停地思考，指導學生也一針見血，沒有什麼理論，要跟他學畫，要學他的人格，多看他的作品，剖析他說的每一句話。大四時，李四德老師要我送作品參加台陽展，展出後，陳銀輝老師說，這種風格應該請教廖老師。確是如此，我由衷地敬愛廖老師，迷於他的作品。一生走繪畫路程，常有不同畫風的矛盾交織，或許廖老師的色彩，李老師的幸福，左右了我。

畢業展時，把作畫用具、顏料全遺失了，到省署中任教，服兵役

。結婚，一直都未提筆作畫，停了好長一段時間。子女慕真、慕珍。



和孩子們來到嘉中玩。

致仁，漸漸成長，我非常重視親情教育。憶起我國小上學時，冬天寒冷，慈母都背著我們送到學校，煤油燈下陪我們溫習功課的情景，決心要把孩子帶好，買很多的書、玩具給小孩，教他們學游泳、登山玩水…。今日有成，均賴年幼時的心靈教育；內人公餘，操勞家務，井然有序，享有一段恬靜的家居生活。



孩子們小時候喜歡的玩具。



1992年和子孫攝於謝玉瓊家。



歐遊時留影



和素玉遊黃山

林玉山老師親面囑咐我，指導外孫女曾曜瀾投考師大藝術系，開展我指導學生升學的序幕。郭明福、劉慧榮、吳方正、邱瓊瓊、侯俊明……，接著走出畫室進升大學，秉持李老師的教學精神與教法指導學生創作，屢獲全國美術比賽大獎。民國六十六年，榮獲全國美術教育特優教師獎，民國八十年獲區美術教育有成，獲頒台灣省資深美術教師獎。專心研究投考大學美術系教學，頗有心得，至今已有數百位學生，自美術系畢業分佈全國，這是最感欣慰的成就。回顧歷畫冊，就近找幾位各時期的學生寫「訪陳哲」就是客觀地把他們所知道的陳哲寫出來，基於瞭解真正的我。

有二個動力推動我執筆認真作畫，並不斷創新，這些動力來自三個學生，其一，真情的流露，無視輩份的隔閡勇敢建議；指導學生即使有豐收，畢竟不是完整的自我，有賴學生的成就，有了成就，也只能與人分享，努力創作，表現自我，才是真正的成就。於是我開始認真作畫，適逢畫廊蓬勃興起，我也被推上畫家的行列，從此更認真地創作。其二，色彩愛恨的交集，



歐遊時在西班牙米羅美術館米羅作品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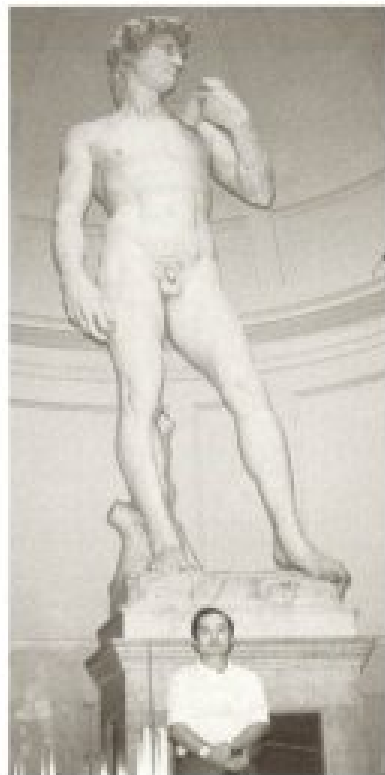
顯出灰暗與艷麗的彩色人生，我一直受黑灰色的影響。雖然浸染在廖老師的彩色色澤中，但仍逃不掉灰暗的用色。這位學生有色彩魔術師之雅號。他說色彩是與生俱來的，只能感受，無法創析。他用色含蓄又艷麗，造形揮灑自如。相處十五年感染不少。其三，幼小的心靈，純真的心語表達，可以溫柔，可以飛。繪畫為什麼要考慮那麼多因素，何不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現實的形色，別人的批評，繪畫的流派，美學的原則……都只會局限自我的表達，兒童畫的純真不就是人類美術創作的始祖嗎？他們除了畫他們想畫的東西以外，什麼都不考慮，於是就開始企圖放鬆自我。

美術班的成立和成就，我付出了心力。退休後，我的生活更規律化，除了作畫，聽聽西洋歌劇和古

典音樂，看看書，和內人晨泳，和死黨打網球，晚上仍指導學生術科練習，常和學生閒聊，郊遊，走進年輕人的族群裡。每當聯考放榜時，就是我們狂歡的時刻。

收藏家吳益璋醫師夫婦，狂愛藝術。他們對音樂的深入研究，令我嚙口，他們收藏美術作品，已收到世界級的佳作，或許是師生情緣，或許是鼓勵我不斷創作，他們收藏了不少我的作品，對我的刺激作用很大，有朝一日，他們置備美術館，我的作品能讓更多人觀賞，是我最大的期盼。

文化中心賴萬鎮主任，有心要提昇嘉義文化水準，邀請藝術家共同努力，我剛好年滿六十，藉機會開回顧展，希望對後進者有點幫助，對同好也期待心得交換。



大衛像下的我



在台北大家藝術中心個展時與學生合影

# 收藏家的話

吳盈璋

欣聞陳哲老師將於一九九七年元月在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舉行油畫個展，心中不禁為所有藝術愛好者及嘉義市民感到高興。陳老師的繪畫成就在中青畫畫家是受到肯定的，他的繪畫作品更有其全國性的高知名度，應是美術館級的展覽作品，能優先在文化中心展出，實具有傳承及發揚「畫都嘉義」的實質意義，在此對陳哲老師致上最高的敬意。

陳哲老師是我嘉義高中一年級的美術老師，在當時以升學主義掛帥的時期，美術科目不受重視，但陳老師還是盡其職責的上美術課，傳授藝術史及藝術欣賞。他生動活

潯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認識梵谷、高更、畢卡索……等大師們，也開啓了同學們對藝術的基本知識及興趣。陳老師對美術教育的推廣，藝術人材的培育，貢獻良多，獲得全國美術教育特優教師獎，實至名歸。

高中時期印象中的陳哲老師，外表平實，保守，具有氣質及幽默感，為人敦厚而謙沖。二十年後由於收藏藝術品，得以重新認識陳老師，原來陳老師除了教學之外，仍致力於藝術創作。收藏陳老師的第一張畫作—南瓜樂園，是來自一九九二年的藝術精品拍賣會，在眾多競爭者中，辛苦得標，可見陳老師的作品於當時已為藝術收藏者所喜愛。此後幾年與陳老師的交往，更深切的瞭解陳老師，除了藝術創作之外，他把心思全部放在關心照顧

他的學生，是學生心目中的真師益友。閒暇之餘，他對音樂涉獵之廣，也教人欽佩。舉凡歌劇、古典音樂、鄉土音樂無所不包。在音樂與繪畫的相配合下可發現陳老師作品有貼切的構圖，感性的內涵，律動的線條，柔美的色彩及流暢的空間感。

陳老師是位「藝術生活化」的畫家，平實而規律的日常生活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題材，可謂「俯拾皆是，畫歸自然」，從起居、旅遊、四圍自然環境皆可入畫。從視覺上的感受，轉變為生活化，自然而不矯飾的自發性創作；從具體的外在物像，經過內在思維，審慎配合繪畫理論依據，重組出一幅幅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智慧型作品。

猶記得新加坡國際知名攝影大師及新民藝苑負責人——蔡新民先生，第一次見到陳哲老師的作品，自然的講出：「畫得真美，技巧真好。」並且積極邀請陳老師到新加坡舉辦畫展。能受到國際級的大收藏家蔡先生的喜愛，誠屬不易，可見陳老師的作品不只局限於本土繪畫創作，其題材及畫藝實已進入國際化的格局。

這次個展，展出陳老師各種精彩的作品，風格及題材多姿多采，不禁讓人感到驚嘆，從不同的角度傾訴他最真誠的心聲，在他整體藝術中，始終秉持著獨特而又堅實的一貫性，有時甚至致力於某種藝術原則而抗拒時代潮流卻永不後悔，安安穩穩、單單純純的做他的藝術創作與教學生涯。最後，預祝陳哲老師油畫個展圓滿成功。



收藏家吳盈璋醫師夫婦攝於新加坡



第一次陳哲師生聯展於嘉義市中山堂，市長張博雅主持



第二次個展，李石樞、林玉山、陳慧坤三位老師與學生們合照。

# 「話陳哲」

## 憶陳哲畫室 成立之前

曾曦淑

德國美術史博士、  
國立台灣師大任教

離開出生地嘉義已逾二十六載，難鮮有機會返鄉探望故舊，但對這孕育我成長的地方卻未曾忘懷過，尤其是受陳老師教導、準備參加大學聯考術科考試的那段日子。高三那年，我於每週六下午到陳老師位於延平街的寓所，即今日之畫室，練習石膏素描，幸運地成為陳老師家中唯一的，亦是第一個學生。在他們那個多功能的小客廳中，我顧不得是否會妨礙到這並不寬敞的獨棟平房中之家居生活，佔據一個角落，得天獨厚地享有個別教學及自由發揮的空間。

陳老師的教學以啟發思考能力、培養觀察經驗為主。他那從容不迫、親切平和的風範，無形中使學生建立十足的信心。除作品討論外，陳老師亦常敘述他在師大美術系求學時期之往事，尤其對李石樵老師的素描教學推崇備至，他亦是李老師鍾愛的入室弟子之一。回想我在大學期間及實習那年，很自然地於課外亦至李老師畫室習畫，似乎

是受自陳老師的影響。

繼我之後，陳老師栽培了無數優秀的學生，每年大學聯考，陳哲畫室所創高錄取率之優異成績，令人刮目相看；而畫室之規模亦由當初客廳之一角擴大至今日之整棟房舍。當外在的世界不斷地轉變，當許多具歷史意義的古老建築抵擋不住被拆除的厄運時，陳老師的畫室成為他的學生們的美麗記憶所歸繫之處。陳老師真堪稱為嘉義地區美術教育的靈魂人物。

## 陳老師與我

郭明福

台北市商任教

陳老師是我繪畫的啟蒙老師，也是在美術方面影響我最多、最重要的老師。

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我剛從軍中退伍，放棄原先唸的理工科，想按自己的興趣考美術系。於是我想到了高中時代編審中青年時常給我鼓勵的陳哲老師，請他教我畫素描水彩，沒想到陳老師一口答應了，我也成了他第二個學生。

之後，我每週去延平街陳老師的宿舍學畫三次。我因為家貧，幾乎所有的繪畫材料都是陳老師幫我準備的，連畫素描的綫頭（現在已用軟橡皮代表）都是他買給我的。我就一面吃平價饅頭，一面用另平價饅頭畫炭筆素描，開始踏上我的繪畫生命之途。

陳老師家只有一個補納斯頭像



郭老大明福全家福

的石膏像，因此我從開始學畫一直到聯考就只畫過維納斯的石膏像。老師教我從正面、側面、半側面、逆光、順光等不同角度不同光線的維納斯各畫一遍之後，兩個月就過去了。老師對我說：「你要開始準備學科了，不能只靠繪畫就能考上大學。」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初，我帶著陳老師的維納斯石膏像上台北補學科，史地對我而言是全新的科目，我必須全力以赴。假日就利用時間畫素描和水彩，然後郵寄給故鄉的陳老師。陳老師會在我的作品背後寫上評語，打個成績再寄還給我，有時會再附一封信。勉勵在異鄉奮鬥的我，那時候，陳老師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七月，我考上了師大美術系，當起陳老師的學弟了，但我們的師生關係並未中止。每年寒暑假，我總會捧一堆作品到陳老師家，請他講評。大一剛入學時我的術科成績並不好，但進步神速，同學都非常訝異，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我的背後還有一個高人在指導。陳老師的教學方式對我影響極大，日後我也當了高中美術老師，我都自勉：「能夠教成像陳老師那樣就心滿意足了。」

畢業後到現在，我仍持續在創作。陳老師仍是我覺得最得意的指導者，每當我遇見瓶頸的時刻，陳老師總會適時地給我意見。

與老師結緣到現在，纏了陳老師廿五年，他沒有收過我半毛錢的學費。由昏蒙到茁壯成長，開花結

果，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比我更有資格說：「陳老師，我愛你。」

陳老師參與了我繪畫生命中的每一刻，他真是一輩子的老師。

## 陳哲與我

王嘉霖

台北復興商工執教

每當走上講台或拿起粉筆時，我想起三十年前在省高中的導師——陳哲。

老師是位多才多藝的畫家，在教學方針上極注重德、智、體、群、美五育兼陶。老師及師母家居注重簡約，侍母至孝，培育子女皆有成就。當時以教書之微俸，捨棄台北發展事業的契機，固守家園奉獻教育，讓南台灣的莘莘學子，萌發美術的幼情，匯為巨流。每當學生拜學時，總見恩師平易近人，禮儀治家，一片和樂融融的景象。可見一位成功的畫家，亦是出於孝子之門。

記得當初在高中，老師教導我們製做貼布畫框，用低明度、低彩度的布花做幫襯，邊材鑲木條，塗佈黏油染色。當時不解其意，不料一張不起眼的畫作，裝裱在白製框中，頓覺其成就感與自信心無以名狀，對於畫與框實主之關係、畫面色澤的配置產生關聯性的探索，也對美術課的學習，格外用心了。高中畢業後聯考落敗，先服兵役，軍旅生涯中導師寄過書信，鼓勵學生之上進心，每當收到「高中人」校

刊時，繼續努力之心不容懈怠。而今我在復興商工美工科教學時，亦本著有教無類，不以補習為學生之取捨，因材施教，冀望學生有所成長。

升學主義掛帥的前提下，陳老師仍顧及學生體魄的鍛鍊，在校園內興起羽毛球運動，活用有限的空間拿起球拍健身活動，也因此孕育了高度的反應能力與敏捷思想，更在生活教育中，加強群育的溝通。記得學校後山的風景區「蘭潭」，一泓清幽的潭水，丘陵起伏，景色絕美，老師帶著同學做群育活動，例如二人三腳等，同學間的情誼自然由陌生而熟悉，歡笑在大自然清新的懷抱中。

老師教學尤重心智的開啓，並非單純技法之訓練，常以美術史根據學生對於繪畫內容的認知，講解中西美術史話，尤其關於希臘羅馬等神話故事，維納斯美神之傳說及文藝復興人文思想之啓迪，瞭解畫的表現本質是些什麼，兼談中國文人畫家的生活及其內在修為，美化人生的境界。

偶爾回鄉，循著山仔頂的山坡走向墓中，眼見校園內的規劃，花園美景巍巍皇舍，大樓的淨雅及怡人的景觀，豈不美哉。

欣喜老師近年來對於畫框殷切的投入，每次觀賞老師畫作，皆能在美觀光影與色彩的捕捉間增加了抽象的意味，似乎在生活的反哺中再現深一層的隱喻。

歲月悠悠益發感應老師教化之深，不停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而



畫藝與人生的境界至無求時，老師以隨緣自適。

隨己身能力發揮極致之美  
讓天下英才樹立百年仁人

恩生王嘉寶敬識張惠愛

## 引導我走入美感世界的恩師

劉長富  
嘉義女中任教

當我高一時，手中拿著一幅「阿古力巴」的素描作品到延平街陳晉老師的住處請教，從此與老師結了這份師生緣；當時陳老師把考美術系的各種必要條件一一做這給我聽，我就決定要踏入這一行列。爾後每當自己完成一幅作品，便往延平街老師住處請教（陳老師那時沒開畫室），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義務指導，而我又是個很黏的學生，所以才能順利考上大學。

在我心目中，陳老師是位智慧型的畫家，至今他的外表一直是那麼年輕，而他的作品卻能擺脫長期以來受日本影響甚深的台灣前輩畫家的畫風，獨創出自己的繪畫風格，畫中的色彩運用及表現技法均屬上乘，是台灣畫界中生代的佼佼者，我們時常以此為傲。

## 他是我表哥

張惠愛

大約在我七歲時，一天晚上家裡來了一對年輕人；男的是新到嘉義中學的美術老師，媽媽要我叫他「表哥」；女的年輕漂亮，至今我印象尤深，她白白圓圓的臉，紅潤的嘴唇，一直微笑著，不停玩弄手上一串鑰匙，在我聽來很悅耳，可能是他們快樂又害羞的氣氛吧！他們告訴爸媽，他們要結婚了，因為爸爸是表哥在嘉義唯一的長輩。

之後我與姊姊與鄰居二、三位小朋友就跟著表哥畫畫，但過了不久之後那個搬來了，姊姊功課慢慢多了，經常只我一人跟著表哥畫。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並沒有像姊姊一樣減少了追隨表哥，這一跟就一直跟到了大學。其中原因除了我可能有幾分天賦外，大概絕大成分是因為他的「畫種」吧！

這段期間，我幾乎成了所謂的學校比賽部隊。每次到外地比賽、參觀展覽，都是他帶著我去，別人常問我，那是你爸爸嗎？

從小到大，隨著他們家成員的增加，表哥經常搬家，我畫畫的地方經常在他們的榻榻米上或樓樓的

樓樓台上……；可放下一張四開紙大小的地方，就可以是畫畫的地方。上了大學以後，每次見面，他總是問「最近畫了多少，又不認真畫了！」一半是關心，另外也有五分鼓勵的意思吧！到了我出國後在法國一待十二年，他開始最常說的還是「怎麼都不畫了」，言下之意有為我入寶山空手回的感慨。後來慢慢地也不再提這句話，大概也發覺到每人的志趣路途的不同吧！我從表哥處學到了許多，他唯一沒有傳輸給我的大概就是成為藝術家的主要條件——對創作持久的熱忱吧！

## 該叫表哥

吳方正  
巴黎大學美術史博士，中央大學任教

我這師大後第一次素描課畫的是維納斯軀幹像，當時的老師是劉文雄。下課前的總評是全班沒有幾個人畫出維納斯胸部的下三面，我



吳方正和他的小孩在法國時。

很高興屬於那「幾個人」。劉文瑋問我以前跟誰學的素描？「陳哲！」、「TEDS？囉！」一副原來如此的表情。

民國六十年代，考前術科加強班還不是很多，大一的新生中「從前跟誰學畫」如購物店的血統證明書一般，是彼此認識最簡單的方式。如果將各美術科系學生的「血統證明書」統計一下應該可顯出台灣美術界的某些面貌。就陳哲而言，他的學生很少，原因很簡單，當時他在家不收學生。

陳哲在高中任教，家裏不收學生，我高中念的是輔仁，聯考前三個月才透過一大堆關係拐彎抹角地找陳哲學素描，他收了，條件還蠻貴的，只教一個月八次，理由大約是八次教不通就不用再白耗力氣了，所幸我大概幾次後就摸到竅門。我們的美術系素描考的不過就是說明石膏像表面在三度空間中的位置及與光源的關係，而水彩不過是素描的延伸。現在想起來當初福納斯胸部的下三面根本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大腦算出來的，我從陳哲一個月理解了繪畫中可以量化的部份，用在聯考已是有餘，但繪畫顯然不僅如此，就如同悟道食譜永遠作不了真正的好菜。我大三上席德蓮的課開始懷疑我是否適合創作，後來有機會念藝術史後就脫創作，成為陳哲最失敗的學生。

在我之後，我的同學孫家璧投例也跟陳哲學了一個月的素描，之後我們都是到戴豐吟、陳政宏畫室繼續專練，但不收學生的陳哲已破

了例，我的學弟妹們數量大增，才數年已儼如一個大家庭，每到寒暑假大家回嘉義陳哲延平街老房子就要擠得找不到鞋。對大家都一樣，陳哲一直是老師。

我和陳哲的關係在他的學生群中比較特殊，我們不但是師生，十幾年前我們就已經又是親戚了，他是我的婚姻介紹人，我太太叫他表哥，也是他第一個學生。雖然如此，要我跟著叫表哥實在尷尬，我還是叫他陳老師。

## 陳哲與我

### 孫家璧 中視美術指導

不急不徐、略帶幽默的語調，一針見血的道出我當年大考前素描缺點之所在。這是我第一次和老師見面時對老師的感覺。

二十多年前的回憶了，高三面臨聯考之際，多位學長看過我的素描作品下了結論後，我幾乎對大考毫無信心了，在家父央請王錦堂老師請託之下，慕名已久的老師才首肯，於是利用課餘至老師家接受指導，從頭開始學習素描，半年多將我對素描不得要領匆匆作畫的狀況帶到能夠迅速掌握主題的整體從容作畫而完成的階段，那段時間對素描狂熱的練習，幾乎一禮拜有三、四個晚上在畫，所以可說是在老師指導下脫胎換骨。當年聯考術科成績高達八十九分，尤其是素描拿到

九十五分的高分，這全是承蒙老師指導的成績。

當年我們一群熱愛美術的畫友，不像很多純為考試而學畫的。由於家境因素，我之後選擇以商業美術為主的美工就讀，當初確實為若干畫友所不諒解，而老師一直支持著我並提供意見幫我打氣。在大學生涯中我遭遇父喪的打擊，老師的鼓勵使我能在半工半讀中完成學業，甚至由於老師將我在繪畫的基礎紮得很深，所以從事起美術相關的工作很容易進入狀況，畢業後經過激烈的競試考入目前任職的中視美術組，迄今已服務達十六年。

老師樂觀幽默的處事態度是我學習的目標，可是一直無法達成。

忙碌競爭的工作中接到老師即將六十屆歸國的訊息，真為老師能一直在繪畫領域中作畫感到高興，希望將來能從繁忙的工作中退下來，重拾畫筆，重溫以往沉迷於繪畫的日子，多向老師請益。



與李素媛合照

# 亦師亦父—— 陳哲

李素練  
嘉義家職任教

記得結識恩師是在念嘉女的二年級下學期，前任我國團習畫，指導老師正是恩師——陳哲。

四次的石膏像課程後，恩師就辭去我國團教學，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所幸老天對我相當厚愛，一天，一位女同學跑來教室找我與另一位同學，說：「若想考美術系，陳老師願意幫忙改畫。」聽完此話，怎不叫人大感興奮呢？

延平街上的木造房子，小車棚、小客廳、小房間，然而卻經常擠滿想考大學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也大都是恩師的親友的小孩，其中我卻是才見過幾次面的外來生，技不如人，個性也不夠、內向，而恩師竟一視同仁，諄諄教導。高三時功課吃重，為調配讀書畫畫時間，倒經常一個人前往恩師家作畫，而他也毫不拒絕，仍無怨無悔地指導。更值得一提的是——恩師不收分文，只一味付出，期待能培育更好的人才。

「家父生養我，那恩師便是教我育我囉！」恩師幽默有趣，心胸開朗，富愛心且有教無類。教畫之外，也叫人感染他的那份遠觀，那份助人為快樂之本的胸襟，替人分勞解憂，我至今仍以他為榜樣。

在考完大學聯考學科後，自覺

考得不理想而不願前去台北考術科，恩師卻騎著那已有歲月的摩托車前來我寄宿的地方，鼓勵我，無論如何不要放棄術科，並載我到火車站。日送我們上車前往北部應試。放榜前一晚，一向沒信心的我，竟心亂如麻，抱枕痛哭流涕，叫媽媽擔心不已。隔天，因家中未有電話，恩師竟以電報報喜，而引來二崙全村一陣小騷動呢！

家中務農，並不富裕，逢年過節，為感謝恩師，媽媽總要我帶雙活蹦亂跳的鴨或雞來送恩師，而老師、師母總不嫌棄鄉下俗氣。當香瓜成熟時，一通電話，恩師與師母總會帶一群師弟妹，從嘉義騎機車到鄉下來玩，遠道而來的客人，對鄉下人來說，真是榮幸之至。

如今，我在教育界服務已有十五個年頭，每每不能忘懷恩師那般親切、平易近人，以及那份善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懷。有時，在半路上與恩師擦肩而過，那熟悉的「阿棟啊！」讓我打從心底湧起一股暖流，尤其最近兩年重拾畫筆，受恩師的鼓勵、指教更多。陳老師真是不折不扣、亦師亦父的恩師。

## 老師像阿古 立巴

張國祥  
專業畫家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陳老師竟然已六十歲了。再仔細想想，可不是嗎？我高中畢業到現在也有

十七年了，就算平常不刻意去猜算別人的年齡，也總會從外表判斷該稱呼對方歐伊桑、大哥、老弟甚麼的，可是卻從來沒興趣去了解陳老師已經甚至曾經是幾歲的念頭。陳老師不就是一陳老師嗎？

打從心裡就一直認為陳老師就像我們當年在他窄小的客廳畫室裡畫的阿古立巴石膏像，縱使在眾人筆下各有不同的調調，可是阿古立巴的臉上是讀不到具體的年齡的，只會感受到他充滿但不鋒露的智慧與成熟氣息，所以非要我形容陳老師的話，我會說陳老師有阿古立巴永遠不老的英俊外貌和成熟魅力，外加阿古立巴欠缺的幽默風趣。這些都是我畫室受教於陳老師時得到的印象，至於其他，就像我畫阿古立巴，只讀得整體的感覺，真切的各面怕也是不甚了了。想到這裡，忍不住要對自己揶揄一番，我把當年老師鼓勵學生摸牛、嘗試辯論的教學方式解讀為放牛吃草，當真把自己當成放任的牛，東巡巡西嚼嚼，最後在繪畫領域外悠遊了一圈。縱使有陣子為了排解工作的苦悶，就近在台北找畫室重拾畫筆，在上課時仍會不時想起當年陳老師獨一無二的教法。

「洗褲時你會先脫上衣洗上半身，再脫褲子洗下半身嗎？當然是全身脫光光了再洗囉！」

「褲子要先剝完皮再吃，剝一片皮吃一瓣肉的方法，很麻煩，吃起來也很無趣。」

「看不清楚就動手去摸一摸，不要太怕拉圖，有時候動動手才能

體會真假。」

這些絕對很爆笑的形容，大概就是我這條回不了繪畫門徑的牛，對陳老師能記得的最清晰的印象，很表淺，但也深刻吧。

陳老師六十歲？六十就六十，不就還是教學時跟學生沒大沒小的那個陳老師嗎？少大驚小怪了。

## 一個開啓我 繪畫之門的 啓蒙者－陳 哲老師

潘麗紅（小咪）  
專業畫家

他是我的慈父、良師、益友。一位陳老師的得意門生張國祥就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過一段陳老師對我

的影響，頗為傳神，他說：「陳老師以其深厚的功力與廣博的知識加儒雅風趣的兄長風貌，讓麗紅童話的心智逐漸開啓，激發她蛰伏了數年的志趣與潛力。」由旁人眼中看我倆的關係，就可知我是多麼由衷的尊敬與感謝陳老師。也因為他對我的關愛是如此無私、毫無保留，所以我暱稱陳老師為「陳爸爸」，到現在我都很得瑟我稱呼他的名稱是與眾不同的。

在這種亦師、亦友、亦父的感情交雜中，他的每位學生都會感受到不只是在繪畫、學業、知識上得到滿足，甚至連感情上的問題都有一個寄託與疏解的管道，因為陳老師有一個完全沒有設防的胸懷，永遠歡迎接納任何人的喜、怒、哀、樂。我常戲稱這種個性的人是垃圾桶，好的壞的照單全收，且不外流，自己消化掉。

他也是一個永遠付出的人，只要你有所求，他必傾囊相授，毫無

保留的讓你予取予求，我認為老師當真做到了傳道、授業、解惑。只怨當初少不更事，不知努力開腦控筆，所以錯失不少良機。至今人、時、地的變遷已不能像以前那麼方便與直接的文流，難免有些缺憾。

總之，要說的太多太多了，但幾乎都無法用文字、言語表達出那種心靈深處的感動，我想老師會懂的。

## 陳哲老師其人其事

劉豐榮  
美國伊大美學博士  
嘉義師院教授

記得以前剛入嘉義高中就讀時，便聽學長說有一位陳哲老師，他有時騎腳踏車上班，下雨則頭戴斗笠，看似平凡的隱士。講起課來則博學多聞，又幽默風趣。果真上了他的課，同學們若全聽得昏昏無聲，就是笑得前俯後仰，總是覺得頗有收穫。在課業繁重的高中階段，陳老師讓大家體驗創作的喜悅，也介紹我們認識藝術史與藝術心理，陳老師的美術課常能令人對人生與心靈有所省思與啓示，尤其青年期的我們常對這些課題既有興趣又感困惑，而陳老師的睿智在於以簡單的話語發學生領悟畫理與人生哲理。陳老師的美術課對嘉中人是富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校友中除了一些專攻藝術者外，有不少其他專業



與潘麗紅、張國祥、梁淑媛合照於作品前

者（如醫師）也以藝術為其嗜好或專業藝術家。

陳老師人生態度悠遊而超然，對事物不失赤子之心。有一次上課時他宣布腳踏車掉了，他說可能有同學因通學趕火車臨時來不及，心想老師平時很關心學生而暫時借用，他叮囑若能用完後請放回原處還給老師，以後或許還可借人。可見陳老師常從美善的角度看事物，從積極方面引導學生前進。

陳老師對學生常以同理心且亦師亦友，而且經常協助與輔導特殊的學生，學生們都由衷的敬愛他。記得一次合唱比賽所有班級剛唱完時，陳老師恰巧從禮堂門口進入，同學們全體鼓掌請他上臺致詞，一波波的歡迎掌聲使他不得不上臺勉勵同學幾句。當然，在這掌聲背後是陳老師平時對學生們的關愛與付出。



張文林、紀美華、林俊勳合照於師大畫廊

自己如今亦為人師，若有一些藝術或生活上的心得與疑惑，常會向陳老師請益，他總是不厭其煩的為老學生解說。現在若說自己的課堂中還有一份溫馨、幽默與信任感的話，那麼這些可說是來自陳老師的身教。陳老師不只是個油畫家，他是真正的藝術家與教育家。

## 我是被老師 撿來的

紀美華  
專業畫家

常有人問：「你怎麼認識陳哲老師的？」我說：「被老師撿回去教的。」初聞的人都說：「太誇張了吧！」其實一點也不，二十四年前一個夏日的晌午，我在嘉義公園

寫生，老師正巧朋友至公園，看了我的畫就問道：「怎麼黨看你在公園寫生，你的美術老師是那位？」我便從國中逐一說到國小的老師。陳老師說：「畫風都不像」，接著說：「我是嘉義高中的陳哲，星期日下午，我在我國團教素描，你可以來畫。」之後，我又至老師家畫，成了最小入室弟子。

約有一年的時間在固定的日子，我都風雨無阻的去老師家裡畫，畫不好，不對的，老師都耐心的教我如何觀察對開畫面的缺點。直到我點頭，才動筆修改。當時因家人很反對我畫畫，所以根本沒有送過老師任何禮物（老師不收學費的），因不喜歡唸書，成績欠佳。但因有老師的肯定和鼓勵，幸能充滿自信、自尊，誠如家妹說：「從沒見過像你功課那麼差還那麼高傲的人。」

六十六年老師開放畫室，使更多愛畫畫的孩子受惠（依舊不收分文），「陳家班」畫室是最自由開放的，總是充滿愉快的笑語和討論聲，更給了我們許多甜美的回憶，如民國路的酸梅湯，二崙索練家的採瓜行……。早期大年初三，每人拿手好菜的大聚餐，可惜後來因人數太多而停辦，不知何時才能再重溫舊夢。

老師有個小喜好—要孩子們親他臉。六十八年老師生日時，我們那群臺北的學生就合買阿古立巴面像，在每個面打唇印，寄給老師。結果老師說：「都碎掉了，紙盒上寫小心易碎，可是人家說碎碎不賠

」。

外子常說：陳老師真是非常奇特的人，生活那樣的規律，時間切得零零碎碎，學校、午休、打球、畫室、家，數十年如一日，言行極其嚴謹，幾可用溫、良、恭、儉、讓來形容，但畫面卻那麼放浪不拘，充滿幻想，浪漫的性……等等。我說：「那就是陳哲陳老師啊，」子曰：食色性也，」但僅止於畫。」

二十四年來，我沒聽老師說一句重話，或批評別人，處處為人著想，但也曾因此無意間擋了別人財路，這大概是老師唯一的缺點吧！

有人心儀老師的教學，有人欣賞畫作的思想、形、色。但我最終身受用的是老師給的那份無以為報的愛，點到為止的教學，充滿哲理的言談。在老師的激勵與外子支持下，又重拾畫筆。然而把老師那份無私的大愛傳下去是我終身不變的心願。

## 視我如己出

陳淑珍

桃園八德國中任教

民國六十四年，非常幸運的，我踏進了一個可愛又溫暖的家——延平街20號，那個家帶給我無限的愛、關懷與孜孜不倦的教導，雖已事過二十餘載，但昔日的點點滴滴至今仍銘記在心，不能忘懷。

記得在老師家學畫時，老師始終不厭其煩地仔細指導每一張素描

、水彩、國畫且分文未取。對於應鄉背井的我，尤其照顧，我常在老師家分享香噴噴的午餐，老師知道我最愛吃香蕉，特別提著一串香蕉到學生宿舍探視我，老師這般的關懷，令我感動不已。

民國六十六年，我參加大學術科考試，老師安排同學擔任學長郭明福家，並請郭學長為我們考前加強（郭學長，我永遠感謝您！）在考試當天，老師不辭辛勞親自從嘉義北上赴考場為我們加油打氣；畢業前老師又坐了五個多小時的火車北上觀賞畢業典禮。我就象老師的親生女兒般，備受關愛。記得唸大學時，每逢寒暑假，我返鄉的第一站就是老師家，只要一到嘉義車站，他就立刻騎摩托車來接我到他家聊天。結婚時，師母親自帶我到電器行買名牌收錄音機做為結婚禮物，當時台灣生活水準不比現在，一架錄音機所費不貲，老師、師母的祝福，令我受寵若驚。從入門弟子到身為人師，老師、師母對我始終關懷備至，視我如己出，情同恩情，永難忘懷。

現實社會中，要真得像陳老師這麼好的老師如鳳毛麟角，在我心目中有誰能與陳老師媲美呢？陳老師不但具有超人的智慧、高度的幽默感，而且有滿懷的熱情與愛心，他永遠是陳家班最可敬可愛的爸爸。這二、三十年來老師栽培無數的莘莘學子，我們稱之為陳家班。陳老師揮灑彩筆已逾三十餘載，創作不輟，至今成果豐碩，桃李滿天下。



戴明德全家福

## 畫室風情話

戴明德

專業畫家

記憶中陳老師畫室空間不大，上課時顯得擁擠，師母和孩子進出時都得移動畫架，我們在客廳習畫，老師則坐在廚房的紅瓷磚作畫，他喜歡聆聽開畫畫聲，以增加其創作靈感。我們畫完畫有一鳴驚槍舌戰的批評，彼此切磋，再經老師作結論，他要求甚嚴，有的同學當場淚下，但給我們發揮的空間很大。開明到有一次老師不在時，侯俊明把靜物舖滿滿地，師母回來覺得奇怪，想要搶起來，俊明說是故意的，老師還查詢其創意，有一陣子過平聚會，每人燒一道拿手菜相互品嚐，也是頂有趣的。每年的聯考季

，學長負責學弟妹的住宿，變成當時一種傳統。畫室有說不完的故事，願它的精神能永遠留存。

時下廣告台詞：「我是從當爸爸後才開始學作爸爸的。」對我而言，自己當老師後才開始體會陳老師的了不起，他對學生十分用心，他的愛心啓發了學生的生命之窗。自己當父親後更了解老師是個好爸爸，有一次二女兒喜極不想去補習，老師和顏悅色告訴她，去上課吧，如果課堂上累了就睡一下，等醒來聽到一題重點或一則笑話，至少有一點收穫。這種淳淳善誨的教育精神，十幾年後，竟然讓我教育孩子時，有很大的啓發。我漸往創作路走時，益加了解老師是個優秀的畫家，他的冷凍哲學與堅持的毅力深值後輩學習。

陳老師一直是我的貴人，當學生時無錢繳學費，他義務培育我，退伍後找不到工作，他為我遞推薦信而找到教職，創作受挫時他鼓勵我，在我備展時，老師、師母風雨無阻的前去打氣，亦曾在台北代我主持畫展開幕酒會，我則人在嘉義誤人子弟。老師更讓我們尊重的是，他能分享我們成長的喜悅。

名收藏家吳淦璋醫師曾稱許陳老師在公眾場合比較客氣，不隨意發表意見，我曾於國際大師雕塑展的開幕餐會上，目睹他謙卑的典範。我曾看過日本名畫家中川一政畫魚的作品，直覺畫家應該喜歡吃魚，聽說他很高壽，很希望老師亦像大師愛吃魚畫魚並健康而長壽。



新婚時的周瑞祥夫婦照

## 陳哲與「姑丈」

周瑞祥  
室內設計老板

「姑丈」是我在畫室時代，大夥兒因我年事稍長，起鬨幫我取的綽號，因想起那段年少習畫的歲月，至今慶幸當年能夠當上陳老師的學生，自己是如何的幸運。

陳老師門下，個個是「學」「術」專精的「專職」學生，而我一個在糖廠當煮糖工的小伙子，只因為喜愛畫畫，退伍後，不自量力的在陳老師畫室門口探頭探腦地出現了一個多月；有一天，陳老師說：「你也進來畫畫看嘛！」極端靦腆的我還是忍不住畫了起來；俯身在這間小小的畫室裡，有如小孩置身於甘飴之中，我努力的畫，陳老師也以最大的誠意和愛心教導我。

第一年，老師鼓勵我也和大夥兒

一起北上考大學，我意外的拿到很滿意的術科成績，這件事讓我拾回升學的信心；第二年，老師多方的勉勵與糖廠巨大的機器聲伴隨著我度過緊湊的一年，雖然學科仍以些微之差未能如願考取第一志願，但也因此有幸能踏上我熱愛的「美術」這一途，四年大學生涯帶給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更改變了我日後從事自己興趣的設計工作。

老師，謝謝您！偶謝謝您！

我已屆不惑之年，生活在功利現實的台北都會，回想陳老師樂觀積極的寬闊心境，確實值得我深思，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

## 老師要包容各種不同的學生

邱瓊暖  
南興國中教師

陳家班的學畫經歷，可說是影響後半生的轉捩點，也是遲遲割捨不斷的奶水，當中投入的是青春期的一切理想與夢幻。

聯考後在高中老畫室度過的暑假，一直是充實而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每天一早滿懷希望的接續前日未完的習作，爭論不休的看法和尚未看完的畫冊，由老師主導的「畫家及作品」研討，引領我們輕啓藝術上最宏偉的創作之門，鼓勵我們尋找嘗試各種繪畫的可能，誘發



統一編號  
080629850162